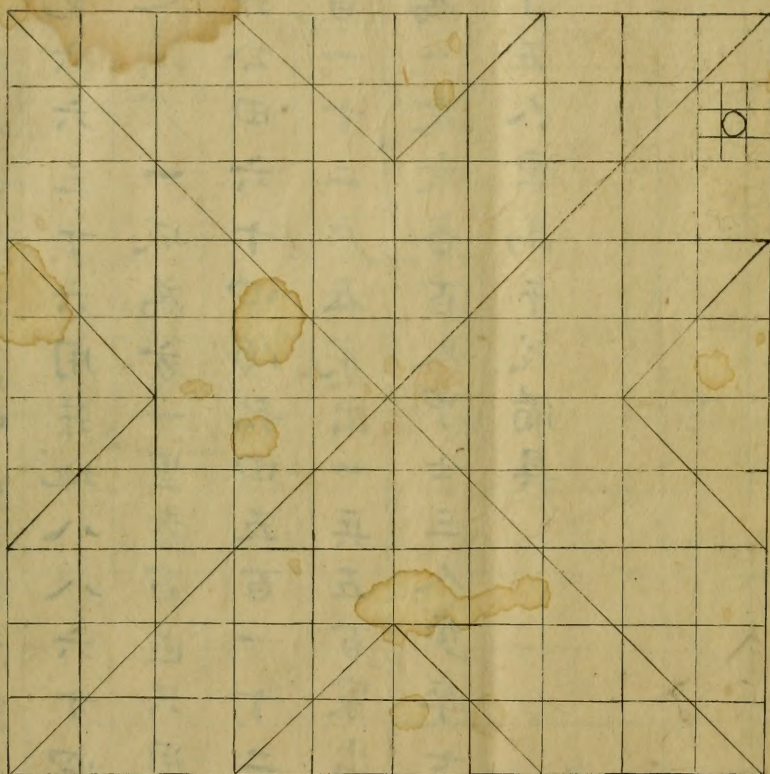
留中冊子
遺疏附

留中冊子

生員臣金時準謹奉　教修上冊子而書不盡意故
且為圖以獻其苐一圖明聖人仰觀俯察以肇畫井之
本也苐二圖明聖人重內輕外以定上下之分也苐三
圖明天地無夷夏之別而東方亦有可行之法象焉苐
四圖明世無古今而擧以措之則三代可復矣苐五圖
明前聖王已行之明法仰勉後聖王有必體之道也苐
六苐七苐八圖明比伍卒士之制州鄉庠塾之法皆應
天地必然之數四四五五上下交合而少無安排之私
也苐九圖明三為數之綱九為數之目三復為四九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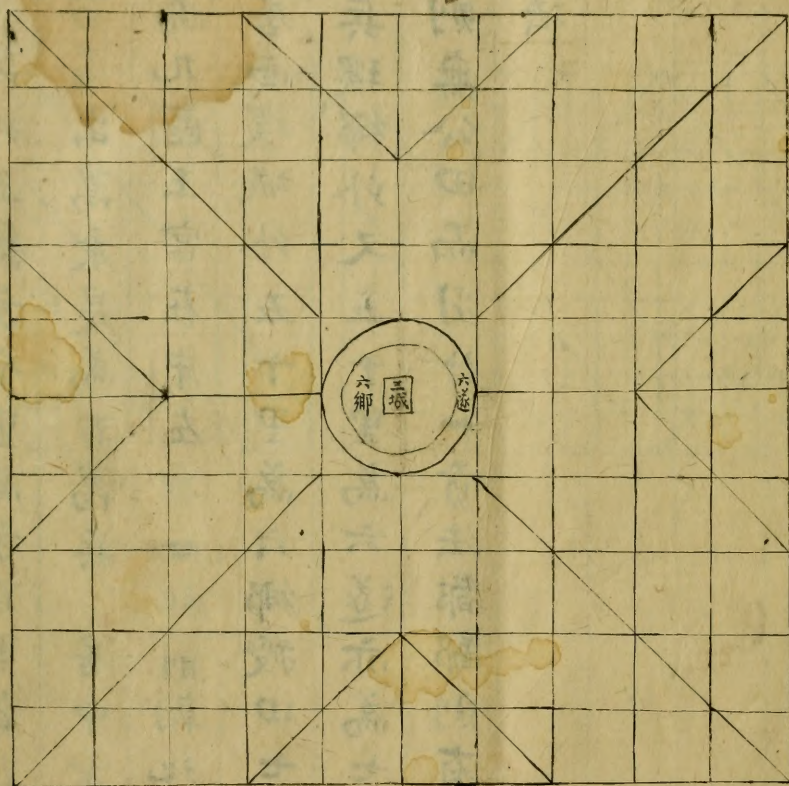
為十二而理與無往不在如仁之無物不體可見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妙也最末第十圖以明上九圖皆由此立而無是仁則九法皆歸於虛此非臣臆刱之見皆有所據而間附一得之見伏願

聖明默察而徐究因象而明理則或不無少補於體天理物之道矣臣謹再拜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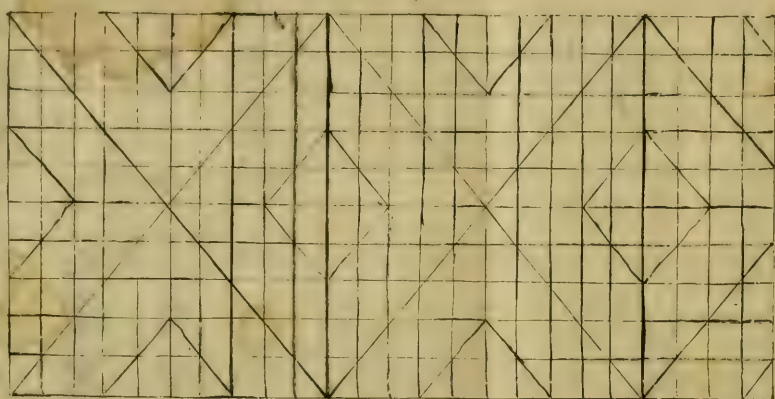
方十里一成之圖

每一目當一井井方三百步步六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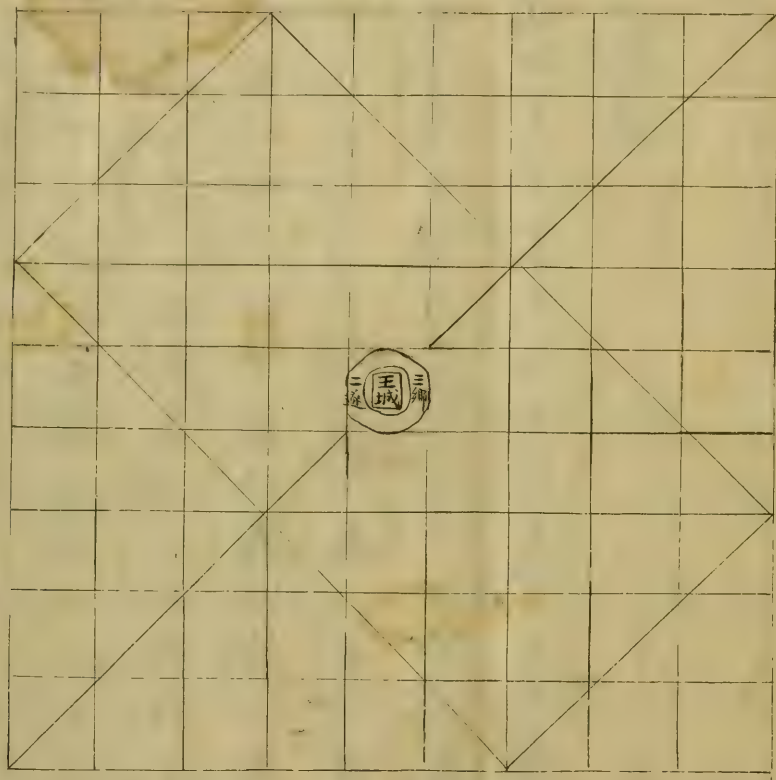
臣謹按大禹受洛書以衍九類法龜文而除山川衜路城邑六六三十六用井地八八六十四是黃鐘三分損益之法　一成爲方一里者百區只用六十四區區爲一井公田六十四頃私田五百一十二頃頃授一夫爲五百一十二戶五家出一兵五百家出百兵甲士三人九家給之是爲一乘乘各百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輜重軍二十五人車馬干戈備具

王畿方千里圖

六遂
王城
六鄉

每一目當方百里合爲方百里者百區方十里者萬區

臣謹按王畿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區每區出車百乘百區出萬乘是爲百萬兵　居中方九里爲都城內畫爲九區王宮在中左廟右社前朝北市太學居東小學居西環城外五十里爲六鄉授田七萬五千家家出一兵環鄉外又五十里爲六遂亦爲七萬五千兵　鄉遂則無公田而用什一貢法都鄙則有公田而用九一助法

東國疆界圖

臣謹按東國南北二千四百里東西一千里爲方百里者二百四十區應東方三八木二十四之數三分損益每分爲八十區用中華三分二之數則當爲一百六十區而我國則山川險多故用三分一之數提封當爲八十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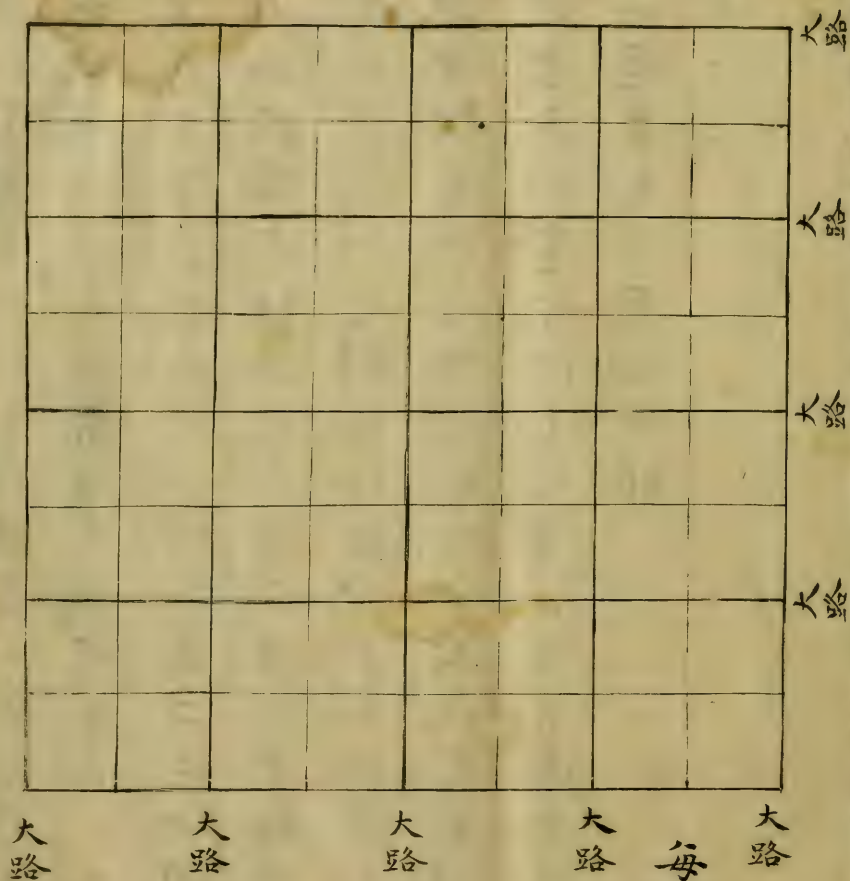
東國實田提封圖

臣謹按東國折補除三分之二得九九八十一之數爲一皇極之體八十一分於九而每分亦爲九區通國九十萬井以一易再易之故除三分之一得六十萬井私田四百八十萬頃公田六十萬頃五家給一兵而除殘户九萬六千可出兵八十一萬人爲八千一百乘除方百里百乘之地爲二鄉二遂家出一兵得五萬人都鄙兵得八千乘此天下莫大之國行王則王伏願

聖上勿疑焉

平壤田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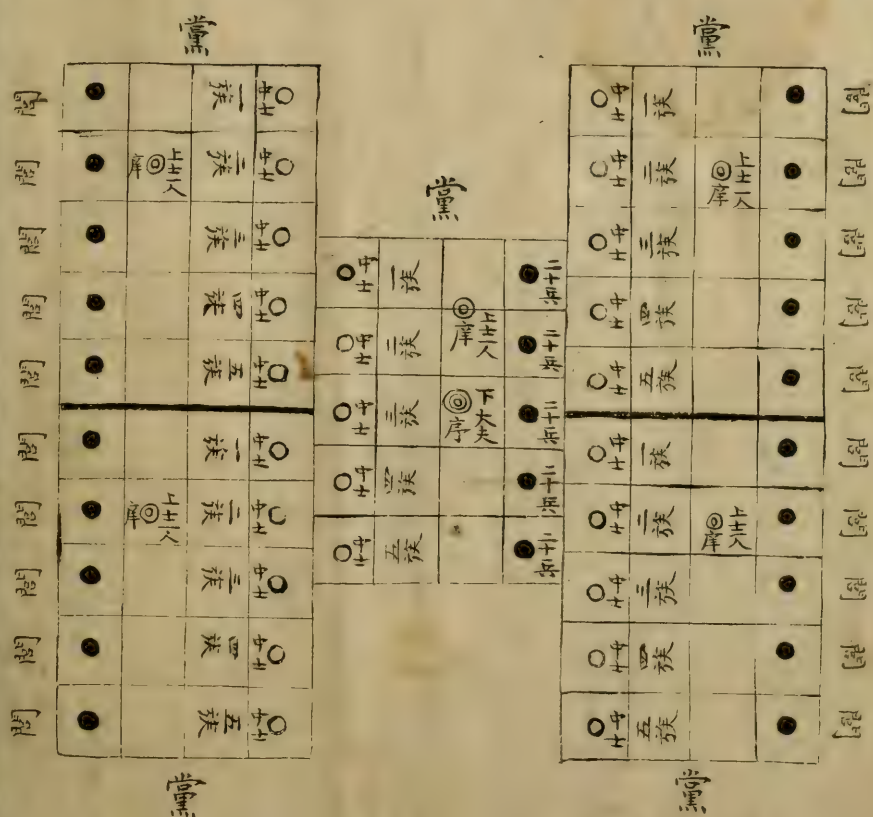
大路
大路
大路
大路

大路
大路
大路
大路
大路

每目為今四百畝

臣謹按箕都田制八八相連有田字形此皆當世鄉遂之地故無公田而行貢法其數可考六十四區之外尖邪不得成方處或爲一二田或爲二三田因地形區畫則山谷狹隘處計畝成夫之妙推此可知安往而不通哉苟能法箕子之制推行於四方而班祿立學之規漸次復古則建極之治可見於今矣夫聖莫如箕子而已行於東方則豈非後王之可法者乎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伏願聖慈力行之

每族給兵置士之圖

家	●兵			一比	○	○	一比			●兵	家
家	●兵			二比	○	○	二比			●兵	家
家	●兵		下士一人 塾◎	三比	○	○	三比	下士一人 塾◎		●兵	家
家	●兵			四比	○	○	四比			●兵	家
家	●兵			五比	○	○	五比			●兵	家
家	●兵			一比	○	中士 ○	一比			●兵	家
家	●兵			二比	○	○	二比			●兵	家
家	●兵		下士一人 塾◎	三比	○	○	三比	下士一人 塾◎		●兵	家
家	●兵			四比	○	○	四比			●兵	家
家	●兵			五比	○	○	五比			●兵	家

每目當一家橫看作比比置一兵合五比置下士合四閭置中士

每州出乘置大夫之圖
黨
閭
一族
二族
三族
四族
五族
中士
上士八
庠
下大夫
序
二十兵
每目當一間横省
作族族置二十兵
中士一人族五為
黨置上士黨五為
州置下大夫

每鄕備師置卿之圖

每目當一黨橫看作州州置一旅一下大夫五州爲鄕給一師置一上大夫鄕五爲軍置上大夫卿

臣謹按五家爲比比給一兵五比爲閭閭置下士一人主於塾而敎之四閭爲族族置中士一人又給一卒五族爲黨黨出一乘置上士一人主於庠而敎之五黨爲州州出一旅置下大夫一人主於序而敎之五州爲鄕鄕給一萬二千五百人是爲一軍軍帥亦爲上大夫卿天子六軍六卿諸侯大國三軍三卿次國二軍二卿平時則屬於大司徒以明五倫之敎有事則屬於大司馬以正九伐之法有外冦則先用都鄙之兵都鄙兵盡則次用遠郊之遂兵遂兵已盡然後乃用近郊之鄕兵其內外輕重之分甚嚴且密此尊王國之大義也古者賦

以足民稅以足兵只有五家給兵之規而無軍兵納布
納米之法有物故則自此內代定豈有後世隣族白骨
之弊哉伏願
聖上留神焉

每乘百兵之圖

步卒 步卒 步卒
步卒 隊長 步卒
步卒 步卒 步卒
輜兵 輜兵 輜兵
甲士 輜兵
甲士 甲士

臣謹按一乘之法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輜兵二十五人而其當初定法自有不易之妙自畫井至此有天地自然底象數故並皆圖進惟

聖神默契焉

仁圖

苐三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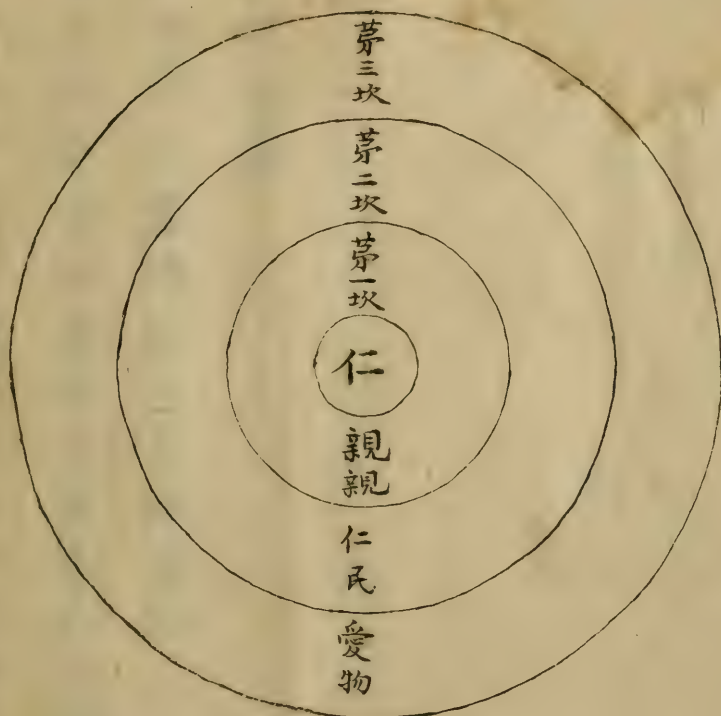
苐二坎

苐一坎

仁

親親

仁民

愛物

臣謹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爲心者也其體至大其用至廣親親爲苐一坎仁民爲苐二坎愛物爲苐三坎此推行之序而其用則不過一公字耳公則一私則萬殊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莫非是仁之流行無是仁則以上九法皆廢有是仁則九法必行求仁之功在於克己克去己私則天下歸仁矣伏願

聖慈加勉焉

伏以臣以爲今日　下詢良役救弊之策必也盡除軍兵納布納米之役蠲減軍額乃用給兵之規則是爲復古之漸請詳陳之以虛實兼除之理參於通國時存之

戶數而計之則八路可爲五箇三十五萬之數一百七十五萬戶當用三代出兵之法每於五家擇立一兵兵可一箇三十五萬人以秉法計之恰滿三千五百秉當於近郊擇二萬五千兵定爲二鄉古者鄉遂則家出一兵而今無井地之受故以五家給一是爲二軍又於遠郊擇二萬五千兵定爲二遂亦爲二軍鄉遂兵合爲五萬人是爲國中之兵又於野外擇三十萬兵是謂都鄙之兵恰滿二十四軍合鄉遂爲二十八軍一百四十五箇師若用分田之制則戶數必倍而當出八千秉矣此可謂莫大之國也勿論鄉遂與都鄙皆以五家作一統一統之中擇最壯一人時存壯兵依舊不改而給其四家之保只改立其老弱而爲兵

出兵家外（出兵家則不出錢）四家則每年計出四兩錢（勿論兩班與良賤計大中小戶出錢）三兩則給於統內所定之兵以補軍裝及鍊習之資（分春秋兩等或以布帛錢米從願備給為便）令每朔習於里四仲月習於掌內春秋習於都護其餘一兩則納于官而轉輸于均役廳均役廳所收每年為三十五萬兩鄉遂兵分於二十番可為二千五百人是謂一師一師扈衛宮闕（一師扈衛是古法而其不立番之時則力於農業今聳下兵四時給料布而無力農則是游手太多而國用難支）每番必定十八日（合於五行循環一歲之法）每期年恰用五萬兵可循環不窮每番每兵必給二兩錢而料則以田賦之米出給田賦不足則雖用倉米剩耗亦可一年用二萬

石十二月用十萬兩餘錢二十五萬兩可用雜費此而不足則山林川澤之賦古亦有法宜收其輕使郡邑亦有所資而其都合之數亦甚不少當合王國之用也然而逐年每家之出錢民間似有艱苦之弊使各里每戶隨時出穀斗之穀以為社倉之法依古制為什二之殖期於穀年則非但救活凶歲而各戶給兵之錢田賦之納庶可由此辦得貧者有賴小民亦不散去此乃臣已試之明驗雖然今之民戶虛實不明以此設役則亦必有弊莫如先別虛實大小與上下而始可商量作統此其最艱必當用古法為比閭族黨之規先定下士以辨五比之虛實

出兵給錢與教誨之事皆使主之又定中士辨其四閭之虛實以舉下士又定上士主其四族之教以統於下大夫皆以有德行士類擇之考其勤慢而為降罰升薦之課則古者用人之制將漸復而戶口可明矣然而擇士亦難先擇官長之賢明使擇各邑之都憲又擇三等之士以明戶口次定軍兵則納錢之數可坐而定也大抵白骨隣族為莫大之弊而結錢戶布游布之役皆有不便輕徭薄賦聖王之政而結錢則田賦之加也(結錢雖似差勝於戶布游布而終未免加賦若改量而逐年用隨起收稅之法則少便於民矣)戶布游布則徭役之重也即今所設均役則毋安之餘雖有謗毀之

起而大勝於上件事豈非 聖斷之最得者耶賦猶

下詢不已者尤欲得萬全之策近者或以加充或以復

布或以戶錢上策以臣愚淺見論之則加充最不可常

時逃故亦難充數許多良人何以得來雖使得來亦非

聖王寬民厚兵之道與五給之典大相反復布則尤不

可 王言一出於輕徭而復可失信於民乎戶錢則雖

與臣淺見畧同而實有大異者良丁所存之一疋軍保

各樣之納米旣未蕩除而又加戶錢則豈不爲疊役之

重耶必盡除一疋之布又除軍保之米而用古給兵之

法則爲兵者無出錢之費出錢者有力業之功兵民相

資而習鍊必精一精兵之當疲兵奚特五箇而止哉此
其為國之急務而況輕重若歇有不可同時而語者耶
雖然士夫之貧者猝當給兵之錢宜有呼寃且於作統
之後無恒之小民或有逃避則似未免統中之加歛此
又難處若欲萬全而無弊則均士之外更未有法矣然
而均士之法未易遽行則兩弊亦未盡除未盡除弊而
行法則猶為未盡之法雖勝於不行而實愧於三代矣
或期以數年得行仁政之大本也耶令以此法必欲行
之者知此法之外無他萬全之法而此法若行則將有
復古之漸故也宋臣程頤之言曰小變則小益大變則

大益正指今日道也

臨門筵對

英廟二十七年辛未六月二十八日

上殿坐于明政門　召致鄉儒之在京者　下詢結錢便否生員臣金時準進對曰今

聖上　下詢結錢便否結錢比於戶布游布口布等役則雖似差勝　聖王仁政之大節目在輕傜薄賦五戔之加結以米計之則可為二斗而終未免加賦行之不便若結錢之外盡除良丁時存之一疋布又除軍需各樣之納米而有可行之法請行之也

上曰結錢之外有何法耶對曰三代之時給兵之法是可

行也 上曰給兵之法是何法耶對曰三代盛時有五家給一兵之規而兵無納布納米之役故又無隣族白骨之弊以我國論之每五家給一兵則可出三十五萬兵近畿擇立五萬兵定爲二鄉二遂勿論畿內與方外皆以五家作一統一統之中擇立壯兵一人出兵家外四家各出錢四兩三兩則給其統中之兵以資軍裝及鍊習之用一兩則納于官而轉輸于均役廳均廳所収一年可爲三十五萬兩鄉遂之兵分於二十番每番限二千五百人扈衛 王宮每番定立十八日十八日每兵給錢二兩二十番可用十萬兩料則以田賦之

米給之餘錢爲二十五萬兩可用雜費此錢不足則山林川澤古亦有賦宜收其輕而使該邑有所資都合用之則必無不足之理盖古者無輦下兵四時長給料布之法但有鄕遂立番之制鄕遂之法天子則六鄕六遂諸侯大國三鄕三遂次國二鄕二遂天子王畿方千里內爲都城方九里畫爲九經九緯王宮居中左廟右社前朝北市太學在東小學在西環城外五十里爲六鄕萬二千五百人爲一鄕六鄕爲七萬五千兵又環鄕外五十里爲六遂亦七萬五千兵鄕遂兵迭衛王宮立番餘暇皆務農業我國則不然有輦下兵四時長給料布

之規是則無日不用兵國用之難支而有隣族之患也
當一依古法擇五萬兵為二鄉二遂次募立番而用給
兵之制則雖無納布納米之役而公私俱便也
上曰都是周禮而多讀書講究之士也然則盡瀉一國而
改定耶對曰雖不盡瀉而可行也又白曰雖欲行給兵
之規而今之民戶虛實不明以此給兵而設役則亦必
有弊當用古法為比閭族黨之規二十五家內擇下士
一人以辨二十五家之虛實百家擇中士以明一族之
虛實五百家擇上士以辨一黨之虛實二千五百家擇
下大夫以辨一州之虛實其教誨之事皆使主之若然

則民戶之虛實可明而立兵出錢之數可坐而定也然而擇士亦難先擇官長之賢明又擇各邑之都憲都憲旣擇則三等之士從可擇之矣然而勿論上下卒當給兵之錢必有艱苦之弊莫如隨時出斂斗之穀爲社倉之法期於數年給兵之錢可自此辦得豈不爲便耶雖然無恒之小民或不得已有逃避之弊貧殘之兩班亦有呼寃之端則是亦難處將未免族役之如前更起若欲萬全而無弊則均土之外更未有法井田是也

上笑曰井田之法今亦可行耶對曰天無內外地無東西而旣生斯民必有斯民可生之理至如東方何獨無斯

民可生之理耶人每以山川險多謂之古法不可行於
東方而此則有不然者中原亦有山川所除之數以方
十里一成之地言之則通為百井而除山川術路六六
三十六井之地用井地八八六十四井之數用五家給
一兵而五百十二户出百兵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輜兵二十五人此為一乘方百里出百乘方千里出萬
乘可知山川所除之數而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戒
國亦豈無可行之道耶
上曰然則汝可行之耶對曰小臣何敢謂必行而
聖上若欲行之則豈有未行之理耶彼天當初生出許多

民時豈有爾則富爾則貧爾爲貴爾爲賤而有愛憎厚薄之殊天下之民皆大父母之子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大臣宗子之家相彼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兄弟之轉連而無告者則

聖上何不行至公至仁之法耶　上欣然曰爽快哉皆西銘也汝可行得此法耶對曰小臣豈敢謂必自行之而　聖上如欲必行則何事不做耶必先自立志又命於朝廷之臣曰此乃三代美法吾欲必行則上下大都孰不肯奉行耶古之箕聖已行於東方而其遺制尚在其數歷歷可考也

上曰若行給兵之規則必盡濶一國而行之耶彼侍衛之兵何以處之耶對曰雖不盡濶而有可行之道彼輦下兵之壯者依舊存置老弱不實者則除之即今之數必不滿五萬之數當隨地改擇而立五萬之兵至於外方兵亦不動其壯丁又除其老殘兒弱勿論鄉遂與方外皆定四家之保而給之則雖不盡濶一國而行之不難矣且彼 輦下兵即今長給料布而一朝改以立番則慮有失所之患其壯者立番之暇使務於農其老弱則或歸鄉而力田或在市而為工商何患失所耶大抵我國游手太多兩班皆為半國游食之民彼 輦下

兵亦四時游食其弊無窮以方外言之如 小臣之輩若
或把鋤則人皆指爲常人此習已痼率多游食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八九則民安得不窮耶即今
聖上深憂良役之弊而減除一疋之布其惠雖大然經用
之數湊合充代而尚多不足故不得已欲爲結錢之政
若不裁其經費之本數只欲充代其經費之常數則天
下豈有公然落天之財耶彼 輦下兵立番餘暇使之
力農又使之業於工商則是生之者衆矣古法則功臣
嫡長及在職之外皆爲農業其財豈不有餘而國用亦
不爲足耶由其游手太半而食者過衆故經用不足欲

為結錢之政終是不便若不得已行之則改量而用隨

起収稅之法然後可無白地之徵矣

上問於左右曰今亦有隨起収稅之法耶一重臣起對曰

量付田則無之量外田則有之而此法可通行之法臣

時準又對曰生財之道莫過於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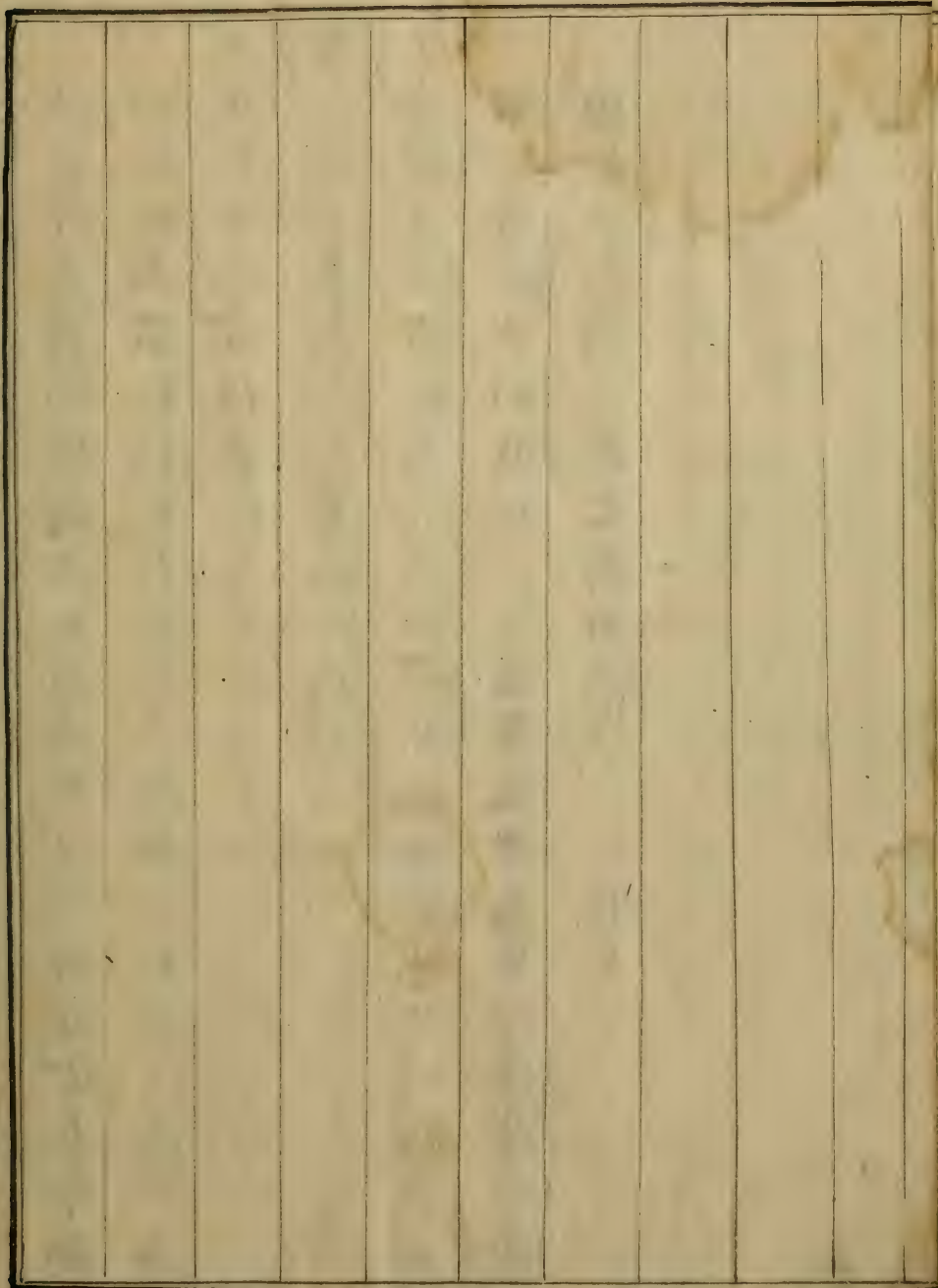
之者疾用之者舒此財恒足之道何必加歛而後爲生

財之道耶

聖上當今欲行仁政而　廣詢便民之策然當今之世

必不　聞經濟之良法蓋培養人材爲國之根本而

培養失其道即今　朝廷之上彼名臣碩輔其才豈讓

於古昔三代而但術不可不愼平日所用力皆尋章摘
句之末而不能講究於古聖人深奥之理故其爲政不
及於古此皆科擧之害也
聖上欲培養人材則宜廢却科科擧之法也
上命曰文字有弊故皆爲不受賍而甭言一出於純然之
好退修毋予以進也　還宮後諸大臣入侍時以修
進毋予兼爲陳疏之意自政院　傳教

上景慕宮書

京畿右道長湍生員臣金時準誠惶誠恐謹齋沐再拜

上書于

王世子邸下伏以臣讀書畎畝無他學識而但習聞熟講者惟生三事一之義耳不幸父師已歿移孝無地雖欲一近

耿光夕死爲榮而

九重邃邈只切丹悃矣日昨適承鄉儒召致之

命進伏闕下咫尺

天顔親奉

玉音平生一日衷懇愈激況我

聖主爲民惻怛之誠發於

綸音而溫粹之色動諸左

右仰認 仁體渾然無物不幬而使我一邦黎元皆將
鼓舞於鳶魚之天豈意親見堯舜之君以講堯舜斯民
之道耶然而踈逖小臣 天威之下辭未達意又多
妄發而失序者盖緣平日無涵養自得之力而未能至
於修辭立誠之地矣始覺學問之功果不可無也猗歟
聖主寬弘之量與天同大不惟不嚴拒而又從以導之使
言此果好問察邇之智而来四方之忠言也矧又修進
冊子之 命賓出格外而又令喉司 特降陳疏之
教臣誠感激不知攸達窃伏念芻蕘之說有何足聞
而若是眷眷者或者一得之見少補於矯捄之方而將

欲採用之耶抑以為迂闊之甚而欲使之畢其辭而已耶臣所仰陳者雖無倫脊而其畧則只是箇非堯舜不敢陳之意本於西銘同胞之仁而推諸三代至公之法勉其大學生財之道而結以培養人材之效非欲只捄得一時之民瘼而實欲極論王道之必可行其亦不自量矣竊嘗聞為己之學主於心而推於行有諸己而求諸人其本末先後之序決不可亂而今臣則妄自進於君父之前以成周之法雜陳於倉卒之間其志迂矣無從容將順之志而有盡言不諱之失其禮亦踈矣以此粗淺有何少槩於 聖心也哉臣退伏自反悔責之

不暇矣雖然君者民之父母也臣之欲一親見於父母之前者是天賦之良心也父母有問則竭其心而無隱者亦禮也故畧效區區之忱其大旨不過於前對之辭矣請推演而仰凟焉夫天地以生物之氣賦於人而為形以生物之理命於人而為心其氣即湛一清虛之氣其理即真實無妄之理以是氣而兼是理故聖人凡人同一其心曾傳所謂明德是也天地生物之初無愛憎厚薄之殊都是大父母之子而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天下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任宗子之責者不忍違大父母至

公之心故推行均土之政欲使兄弟無一人不得其所
也於是立學而教之設法而治之此明明德於天下之
本意也奚獨人君有治教之責而雖匹夫之賤能推同
得之善以盡在我之道則自有兼濟之理此伊尹所以
在畎畝時亦有匹夫不得所若己推而納溝中之志仁
體之大爲如何哉嗚呼匹夫猶然况爲天地子而握造
化之權者因其一己之便不思絜矩之道則可謂之善
繼述乎尙欲行絜矩則以吾之心度民之心聚其所好
而袪其所惡以其上下之分雖異而其心則同也惟其
心之同也故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億兆所好之大

者無如均食均食之本制産是也所悪之大者無如饑

饉饑饉之弊無土是也有土則有食有食則有教有教

然後復其大父母所與之本善而同歸於明明德之地

矣雖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均土之政則未得爲毓賛之

功是以古之聖王分土而均與之立師而培養之人皆

有土而務本則生之者衆矣量入而節用則用之者舒

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當今

財用之不足者實由於游手之太多亦係於浮費之太

濫爲之不疾者授時之不敬也食之過多者倖位之衆

也欲捄其瘼則制産務本之外更有何法哉嗚呼戒

聖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仁心仁聞著于四方今日減布
之政廣 詢之舉莫非惻隱中出来由此心而充擴則
夫豈有一民之不得所哉然而或恐以爲古法不可行
於今日而姑就仍舊貫中欲得帝補之策故不得已將
爲結錢之政然則以彼易此相去不遠安得必保其無
弊於日後哉孟子之訓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
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今日之事不幸近之先王之
道行大德而不務小惠挈矩大德制産大惠也良丁一
疋之減惠則惠矣而不得爲大惠伏願
聖上盡減軍兵布米之納而以行給兵之規勿用結卜加

賦之政而大設均土之法則堯舜事業只在
邸下一轉移之間矣可不勉哉雖然人主一心所係至重
一心存則萬物被其澤一心不存則萬物受其害心者
太極之妙而操存者陰陽動靜之幾也太極不能無動
靜於陰陽而有理氣之分故原於理則道心之微也生
於氣則人心之危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使微者著而
危者安則天下萬事皆出於仁而觸處盎然一串貫来
矣正是堯舜不存而自存禹湯文武存之而後存太甲
成王存而又存困而得存千古治亂都在方寸之中所
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養者小而所賴者大亦豈非挈

矩之大本也耶嗚呼人主一心雖存仁政欲行而所用不得其人則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大學以能好人能惡人爲行挈矩之道若好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退進而不能先退而不能遠則亦一誠字不足而無忠信之實故也雖欲行仁仁不爲自用而府庫之財萬乘之兵亦不我有矣寧不懼哉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大學曰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指駿命之得失都在一心之善不善仁不仁如何臣以爲我

殿下旣有仁心又有仁聞而特恐所未盡者仁政之不法先王而行也欲法先王則先王之心在

邸下之心東方數千里之地即
邸下之地也東方億兆之民亦
邸下之民也以
邸下之地與民行
邸下固有之仁心則不假他求而充滿無欠闕矣何待於
臣言哉臣愚以爲
聖上高明之學出於百王而仁體之大覆育萬物踈賤新
學安敢妄議然而道體無窮泰山之上又不屬泰山則
以文王而望道如未之見以夫子而常欲求助於顔淵
此義臣嘗聞之於師矣今當得言之日敢效獻芹之忱

固知僭妄而至於仁字之説則
邸下亦不可不加勉之矣嗚呼臣既修上册子仰勉行仁
而專以出衆之法論之者因此時務之急欲明天地理
數自然之妙而以證人事之不可闕一者也其跡雖賤
而其意則深矣惟
聖明留神焉臣謹昧死以
聞
批曰覽書具悉禀于
大朝嘉其經綸爲教矣
令曰册子

大朝留中矣

遺䟽

京畿右道長湍生員臣金時準誠惶誠恐謹齋沐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生長草野全無學識而但熟講於師友

之間者惟生三事一之道耳臣小成以後三登 蓮席

叨承不世之 天褒退伏自修想望 聖世之治

隆不幸 弓劒莫攀遽畢如喪之痛廓然天地無所歸

依加以年迫八袠只待乘化之期

重華盛明之朝未及見凞皥之成隕結之誠不變於生死

之際而蒭獻芹之忱自有秉彞之不得遏絶者忘此非

分之誅粗暴素願之愚伏乞

聖明試垂察焉蓋自堯舜相傳精一執中之要想已 體

認用工於 睿學勤勉之中臣何敢疊床容喙而至於

時務便宜之道舜亦有察邇用中之智制産立學之法

鄒聖皆勸齊梁之君而小試方五十里之滕此則雖俟

百世質鬼神無疑之大經大法臣嘗承 命陳書上冊

於

景慕宮代理之下以承稟于

大朝嘉其經綸毋子留中之 批其後有京騎士給鄉保

之法又有水原及長湍改量案懸續之 命蓋給保者

周禮五家給一兵之例也改量者正經界無白地徵稅
之弊也未及廣施而中止無乃天未欲急於平治以待
今有爲之日也伏願
聖明體　先朝至廣至仁之意使各道各邑均行改量
之法公其等品正其結束六等以下多懸續字而續田
則使隨起隨稅每年申飭宜爲善繼善述之一道也且
今富者跨州縣而貧者無立錐苦樂大相不同若大行
均田之制則不悅者雖衆悅之者必百倍之多宜斷自
宸衷而決行也盖白骨之徵白地之稅自
先朝已有均役變通之政恐未可復論而五家給兵之法

不行故兵多不實而徵布之弊未息改量懸續之法不
定故白地之稅自如此亦愚臣之所陳列於
先朝者蓋減布之政惠則惠矣而未爲大惠結錢之法雖
稍勝於戶錢口布而亦未爲正法若不除軍額不給其
保而只減良布則是爲小惠也不爲輕徭薄賦不明結
束而只加結錢則未爲正法也伏願
聖上盡除軍兵不實之額給其四家之保罷禁衛軍長給
料布之法而爲一師更番扈衛之規改其結錢之納定
爲均土之政則可爲大惠而正法也臣愚死罪且以爲
睿學高明出於百王精一執中已無所不至而第伏

念泰山之上又不屬泰山故文王有望道如未之見夫
子亦嘗求助於顏淵此意臣亦仰禀於
先朝而有嘉肯之　批進講　視學之日又承嘉其有功
程特賜中庸之　教景賢堂講文言時屢蒙啓心沃心
勝於　殿講之　命臣誠感激今因追報之誠敢以擴
充加勉之意爲　聖明三復焉伏願
聖明念大舜爲大之智思夫子不能已之誠終至位天地
育萬物使我元元咸囿於堯舜協和於變之地則猗歟
仁賢釀成之化豈特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行於前而不
行於後耶臣愚死罪以爲旣未能自修透得夢覺人鬼

兩闕而敢以堯舜文王孔子之道仰溷於君父之前其亦不自量而有言深之病耳然而君臣猶父子也子告父而不盡其情則不孝之甚也臣告君而不盡其誠則不忠之大也 臣之所以舉堯舜文王孔子之道望之於我

聖明者尊之至誠之盡也以明四目達四聰之德無害於合昭昭積撮土而爲天地伏願

聖明大其心加其德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也 臣身被 五聖之化耕鑿報恩之心不弛於夙夜而尤有感於

先大王許以經綸之士加勉於思傳探頤於羲經商量於

制産有　留中丹子補解中庸互發講易衍義之撰
次盖有見於
先大王極高明道中庸之學而欲明其盛德至善民不能
忘有没世思慕之久也盖周禮王道之大中和位育之
盛四聖時義之奥漢唐諸君鮮克理會多所厭聞至井
地地勢坤物物各具一太極之法皆以為迂濶而不講
據此數節而推想則惟我
先大王皆樂聞而熟講之不惟　樂聞而熟講又從以
命之使之筆之於書　留中而嘉奬之真可謂優於
百王之師而為萬世無疆之基本伏惟

聖上承此無疆之休運又有大有爲大振作之姿尙
力行而加勉則堯舜分內文王我師欲之則是何憚而
不爲哉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冝尊德樂義以培
其根而聖王之法布在方策加設五經博士使專治一
經以備 顧問而擇立大司徒鄉學教授無墜
先朝月三講之法且 命典樂之正講究 皇朝所賜八
音樂器協於五音六律之正序以六十調四百二聲之
法先定郊社廟三大祀之樂則有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之應三代之樂庶自此可述也芽伏念先有關雎麟趾
之化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伏願

聖明先察自邇自卑之道由瑟琴之好至湛樂之和極致
順矣之慶則可期舜文得壽命饗宗廟保子孫之盛矣
天人相感之妙爲如何哉惟我
聖明洞屬之孝已著於 體事
先大王承奉 聖后 聖嬪之節秉夔含生之類莫
不心悅誠服臣愚死罪竊以爲以
聖明仁孝之德立經綸行達道乃復前聖王體天理物之
政則觸處無礙左右逢原矣時不可再道不可私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抱經窮廬深懷願忠之志臨死滂泣敢罄
愚衷於

聖明之下伏願
聖明勿以人愚而廢言也臣無任死罪屛營之至謹昧死
以
聞